

“万能杀手”侦破记

（一） 富豪之子的死亡

天府市的“蓬莱花苑”真可谓是城市里所有花园式洋楼住宅群中的明珠。不管是楼房的建筑特点，还是花苑所处的地理位置，都可以说是与众不同。与其他的花苑相比，这里的洋楼建筑风格更为多样化，几乎所有欧式建筑特点的精华都溶入了当中。蓬莱花苑北面蓝如宝石、海天相接的洛神海，南临终年有云雾缭绕、缥缈如仙境的太虚山，简直就是现代的“人间天堂”。然而这毕竟是人间，自古以来，人世间就存在着许多的不测、祸害，它犹如一个无影的杀手，时时潜伏在每个人的身旁，当人们毫无防备之时，制其于死地。但是，人们无法预测它何时到来——毕竟，人非圣贤。2003年在蓬莱花苑发生的一起震惊全国的案件就最能确切地说明这一点，警方将其命名为12.5特大疑案。

伊东：家住天府市蓬莱花苑。他是天府市首屈一指的富豪伊剑阳之子，曾在美国洛杉矶留学。学成归国后，在其父亲挚友司徒文渊的公司当秘书，他的聪明和才华深得司徒文渊的赏识。

太阳渐渐地向海平面落下，只在天际留下一片温馨的晚霞。绯红的霞光映照在平静无浪的海面上，海天之间呈现出一幅鲜艳而又带有一丝凄凉色彩的自然水彩画。伊东站在自己家的阳台上，看着黄昏时洛神海上的美丽景色。欣赏傍晚时洛神海上的夕阳是平时伊东下班回家后最佳的消遣方式，他非常喜欢夕阳本身微弱但又不失柔和的光芒。那光线仿佛能透过他的视野射进他的心灵，洗尽他一天的疲惫。然而今天欣赏落日景色时，他的心情却与以往不同，显得十分压抑，他对这夕阳的景色也开始产生了另一种看法。

作为一个富豪之子，比起其他人，伊东在物质和精神生活之上都似乎显得更为充实，但实际上，他却有着自己特殊的忧虑与苦恼。望着渐渐下落的太阳，他顿时感慨万千：在他看来，金钱如山不过是一个人拥有富裕的象征。而这种象征只能是让人得到物质上的一时满足和感官上暂时刺激的海市蜃楼，没有一个人能够永久地荣华富贵，飞黄腾达。就像天上的太阳，纵使它能放射出耀眼的万丈光芒，也终有落到地平线上的那一刻。不

知为何，一阵阵的不祥之感在他心中如风般拂过，他的眼前不由地浮现出下午自己在电脑里写日记时写下的这么一段话：人生是一场充满美丽幻境和无限诱惑的残酷游戏。当人们对世界上一切充满诱惑力的东西释放出永无止境的欲望时，这种诱惑就会变成一个相当致命的陷阱。

伊东入神地望着夕阳，他甚至感觉到太阳似乎正在向着自己的瞳孔逼近。夕阳恰似一只恶灵的眼睛，在它即将隐没到茫茫黑夜的时候，用最后一丝来自地狱残忍狠毒的凶光将这位富豪之子的灵魂毁灭在邪恶的火焰之中。天色越来越晚，恐惧感在伊东的心中凝结。有如一团乌云，越变越浓，越压越低……

辛克彦走在蓬莱花苑内的小道上，黑色的天幕露出一轮黄色的圆月。然而这天晚上的月光显得十分模糊、凄冷。薄薄的乌云不时在月亮前飘过，月亮仿佛是只阴险的眼睛，隐藏在黑幕后面，窥视着大地。月光朦朦胧胧地洒在小道上，本应显得浪漫的花苑今天晚上不知为何变得凄凉，神秘，可怕。仿佛在预示着一件不可思议

的事件正准备发生。克彦心中此时充满了担忧和恐惧，他在心里不解地思索：“为什么这么晚了，伊东还叫我去他家去？”

他终于来到了伊东家门口。奇怪的是，楼房当中一丁点灯光也没有。他登时觉得自己像是进入了幻境似的，出神地向铁门缓缓走去。克彦无意识地伸出手，将门使劲一推，只见铁门一分米、一分米地慢慢打开，发出嘎嘎的金属摩擦声。那声音犹如乌鸦苍老而又显得凄凉的低沉哀叫，伴随着周围呼啸的风声，让人感到毛骨悚然。一阵寒风吹来，使身穿单薄西装的他顿时浑身微微打颤。辛克彦不由地抬起头望着天上的月亮，此时，月亮正被一片乌云慢慢地遮掩。仿佛一位老奸巨滑的阴谋家在看到猎物进入自己精心设计的圈套之后心满意足地躲到了帷幕的背后。他好像被一个无影的巫师施下了魔法一般，神情恍惚、一步步缓缓地朝大门内走去。伊东住宅楼下的门是开着的，门里射出忽明忽暗的光线，而且光线的颜色也在不停地变化着。辛克彦悄悄地向门里走去，原来，伊东正背对着他看着电视。电视上正在直播伊东的

好友：桑凯子的演说。在伊东面前的桌上，放着酒瓶和酒杯。厅堂里的灯都是关着的，厅堂的四周一片漆黑，唯有正在播放电视的屏幕上放射出忽强忽弱的光，整个客厅犹如一间小型的电影放映厅。

“伊东，伊东……”克彦叫了他几声，但是伊东一点反应都没有。奇怪与不明而来的紧张冲击着辛克彦的神经，他甚至可以听到自己心脏猛烈的跳动声。伊东像木雕似的纹丝不动，克彦则像在侦察敌情的间谍一般，一步一步，慢慢地向他的身边靠近。借着荧屏上闪着的青光，他看到了伊东的脸部——眼珠向上翻，张着的嘴中裸露出红色的牙龈，嘴唇发紫，脸上痛苦的表情如雕刻的一般。他的全身僵直，右手下方有个玻璃瓶——他已经死了！不可能，不可能！克彦喘着粗气，身子无意识地发抖，此时他的脑中一片空白，这厅堂在他的感觉上霎时成了一个无底的地狱。克彦觉得头部一阵眩晕，仿佛有一双无形的手按住他的肩膀，将他重重地向下压。最终，在心理作用的控制下，他一屁股摔在地上。恐惧和紧张杂糅在克彦的心里，使他顿生哭的欲望。恐怖驱

使他下意识地向后爬了几步，接着吃力站了起来，急转身，跌跌撞撞地向门外狂跑而去，嘴中发出吓人的呻吟……

“出事了！出事了！”保安人员闻声从值班室中跑了出来。辛克彦跑到保安人员面前，一边喘着气，一边结结巴巴地说：“伊、伊东他、他死、死在、家里、了。”

“什么！”保安人员大为吃惊。当晚，保安室中有两名值班人员，与克彦对话的是保安队长。队长叫另一名保安人员立刻报警，自己则跟辛克彦返回伊东的住所。

公安人员立即出动，八辆警车一路咆哮着向蓬莱花苑飞驰而去。五分钟之后，警方来到现场，并将现场封锁。警察打开了房中的电灯，稍微缓解了刚才惊悚的气氛。公安人员开始对现场进行勘察，鉴识人员用磁性刷子在现场的某些地方刷上银灰色的铁粉，搜集可疑人物在现场留下的指纹，法医也开始对死者进行验尸。客厅当中不时闪动着警察拍摄现场时，照相机刺眼的闪光灯。警戒线外，许多花苑内的住户都来看热闹。天府市刑警大队队长鲍国维凝视着整幢洋楼的外观，他为这位年轻

人感到惋惜。办案几十年了，各类的案子他都见过不少，然而，每当他接手有关年轻人死亡的案件时，他都会十分伤感：当一个生命正在蓬勃生长的时候，死神却将其无情地劫离这个世界。他感到人生命运的残忍一面，但又十分无奈。在他眼中，命运有两种面孔：可以是幸福天使，也可以是万能杀手。

“你把事情的经过讲一下吧。”鲍队长用沉稳的声调对克彦说。“今天晚上……大约在九点二十五分的时候，伊东给我来了个电话，叫我在晚上十点左右到他家。”

“为什么他会在这么晚还叫你到他家去？”鲍国维问道，“我也不清楚。”辛克彦低着头说。“哦！对了。”他似乎想起什么，猛地抬头说道：“他原本是叫我在八点十五分去他家。”“那个电话是在几点打来的？”鲍国维显然对时间非常重视，“下午七点四十五。后来我就在九点二十五分接到他的第二个电话，并如约在十点左右来到了这里。再后来的事，你也清楚了。”鲍队长深吸了口气，眯着双眼思考着什么。克彦端详着鲍国维那沉思时的神态：他已年近六十，一身笔挺的深蓝色警服以及警帽上

闪着银光的警辉，都透着一股威严之气。身上披着的深黄色风衣，把他高大魁梧的身材体现得淋漓尽致。那形象有些像西默农笔下的巴黎神探——麦格雷。

法医初步认定，死者为中毒致死。在死者右手下方的玻璃瓶上标明这是毒药氰酸钾，瓶内还有氰酸钾的残留物。由于死者的角膜清晰，尸体上也没有出现尸斑和尸僵，因此，死者的死亡时间是在一个小时以内，法医推测为十二月五日晚上九点三十分左右。

“你认为，伊东是自杀身亡的吗？”鲍队长接着问道。“可能性不大。伊东在工作上很顺利，有一个年轻有风度的女朋友，家庭环境幽雅，又有钱，人缘很好且善于交际，他不大可能自杀。”辛克彦说完后抬起头，等着鲍国维的回话。鲍队长没有立刻做出回答，可以看出他的心里此刻很矛盾，也同样是在此时，他想到了一个人：国内著名的王牌大侦探——万宇智。

(二) 自杀？他杀！

天府市泰谷小区的七号别墅，是国内著名侦探万宇智的住所，也是他的侦探事务所。别墅的构造风格属于欧陆型的。单从别墅的外观来看，它就会让人产生一种幽雅与舒适感。但谁都不知，这座设计精巧得像放大后的工艺品似的别墅内隐藏着各种各样的陷阱和机关。据说，这是大侦探为那些狂妄自大的罪犯精心准备的。因此，这幢别墅又带有一种淡淡的神秘色彩。

万宇智是个混血儿，其母亲是美国人。因此，中国男性特有的阳刚之气与欧美绅士独具的潇洒儒雅风度就在万宇智的身上自然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其穿着也独具国外绅士风味。不过，他不止一次向人们说明，自己是个中国人。万宇智曾在美国的华盛顿大学攻读犯罪心理学和刑侦学，并获得犯罪心理学硕士学位。读书期间，他在学校里是个无人不知的才子，不仅精通六国语言（当然，其中包括中国话）而且弹起钢琴来也很有专业水平。同时，他还擅长绘画，尤其精通油画。另外他对中国的儒家学说非常感兴趣，特别喜欢孔子的《论语》。当然，

最让他感到得意的还是自己高超的推理能力。

毕业后，他成为了美国夏威夷檀香山警局里一名出色的警探。在警署中，大家给他取了个绰号叫“超人警官”，他因连续破获夏威夷多起离奇诡异的谜案而使之成为在媒体和有影响的报刊上频频亮相的明星华人警探。因此，他在当地人的眼里以及侦探界中有着不同的反响。再加之他的正义感和特有的侦破技能、身手不凡的中国功夫、百步穿杨的枪法以及精妙绝伦的辩论口才，使罪犯一听到这位“东方福尔摩斯”的大名后，都闻风丧胆。后来他回到中国，成了一名律师，并因协助警方破获多起棘手大案而声明大震。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大侦探本人不愿透露），他放弃了律师的职业，自己在天府市开了一家私人侦探事务所。

柯伟雄是万宇智最疼爱的外甥，也是他的得力助手。伟雄的学习成绩十分优异，性格活泼开朗，在班级上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同时，他头脑机灵，多才多艺，尤其精通国际象棋，还曾在国际象棋比赛中获得一等奖。也许是受到其舅舅的影响，他也酷爱侦探小说，精于推理，

将来也肯定是个当侦探的料。

侦探事务所内的书房，是大侦探和柯伟雄在闲暇时最愿意呆着的地方。书房的布置洋溢着摩登时代的新潮格调，而书橱内成排的图书，又使整个书房增添了一种博大精深的气息。此时在书房当中，万宇智正和自己的外甥下国际象棋。“舅舅，听说鲍伯伯又接手一起案件了。”下棋过程中，柯伟雄说道。“又是一桩难办的案子。”万宇智低头望着棋盘。“看来是因为鲍伯伯打电话请你帮忙了吧。”“没错，他还说晚上要到我这里来。但是实在没办法，我要回美国呆一段时间，不会接手他的这个案子了。对了，伟雄，我不在的时候，你要照顾好自己。”万宇智一边玩弄着手中从“敌方”俘获的棋子，一边说道。“明白，舅舅。别忘了，到美国后把我上半学期的学习成果向我妈汇报哦。”万宇智抬头笑着：“没问题，相信她听了以后，准会激动得发狂。”两个人哈哈笑了起来。此时，门铃被按响了。“肯定是鲍队长来了。”万宇智边说边站起身，向着房门的方向走去。

来者果然是鲍队长，他那张略为宽长，刚毅的脸映

入了万宇智的眼帘。“你好，鲍队长。”万宇智热情地握着鲍国维的手“小万。”这是鲍国维对万宇智的一贯称呼法。握手之后，两人在厅堂的沙发上坐下。柯伟雄热情地为鲍国维端上咖啡。“天府市蓬莱花苑发生了一起案子。”鲍队长开门见山地说，他喝了一口咖啡：“死者名叫伊东，就是大富豪伊剑阳之子。”“这件事我已经在今天的报纸上粗略地了解到了。”万宇智微笑地点了点头。

“可现在连他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都还搞不清楚。”鲍国维又喝了一口咖啡继续说道，“你个人认为呢？”大侦探想先听听鲍国维的看法。“我认为他可能是自杀，但不知为什么，又觉得不像。”接着，鲍队长把当时的现场情形以及伊东的人际和家庭状况给万宇智讲了一遍。“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急盼赐教。”最后，鲍国维故作谦逊地说。“还是先把你认为伊东死于自杀的理由说来听听吧。”

“我认为他自杀的理由有三点：

- 一、现场没有搏斗的痕迹。
- 二、现场没有发现可疑人物留下的蛛丝马迹。
- 三、玻璃瓶上没有留下指纹。”

鲍国维讲完了自己的推论以后，万宇智用他那双混血儿特有的深邃有神而又敏锐的眼睛凝视了鲍队长一会儿，接着爽朗地笑了起来：“确实是‘当局者迷’，但你的潜意识在告诉你，这个推论中有漏洞。”他竖起左手食指：“我现在完全可以反驳你的推论：

房子外面的铁门没有关紧：一个人回家之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关紧家门，至于铁门没有关紧，就说明曾有凶手进入到死者的家中。在将其杀害后，匆匆离去。还可以断定，凶手是初次行凶。

厅堂中的电视是开着的，桌上还放着酒瓶和酒杯：一个人在他想要自杀时，是没有心思一边喝酒一边看电视的。

玻璃瓶上没留下指纹：既然瓶子上没留下任何指纹，就说明连死者本人也没有接触到那个瓶子，如果有，是肯定会留下指纹的。死者没必要戴着手套去拿毒药瓶，更不可能在死后还特地把瓶子上的指纹擦掉。这说明凶手是戴着手套行凶的。

四. 现场没有发现伊东留下的遗书：从一般自杀

者的心理角度上看，通常一个人在自己准备自杀之前，总会留下一封遗书，向人们说明自己自杀的理由，并给家人留下遗言。而伊东死前没有留下遗书就证明他的死不是自杀。”

听完万宇智的推理，鲍队长觉得自己的思维仿佛是在重重浓雾中射进一道阳光。“不愧是‘旁观者清’。看来凶手真的很猖狂，这法制宣传日才刚结束，第二天凶手就急着把人给杀了。小万，我希望这次咱们能够再度联手侦破此案。”“哦，非常抱歉，队长，刚处理完一件大案，我已经被折腾得够筋疲力尽的了，眼下我想回美国一趟。飞机票已经订好了，是明天下午两点的。”鲍队长听后，只能无奈地耸了耸肩膀：“看来我又要白忙上好一阵子了，一想到这些我就头疼。”“别着急，鲍队长，这样的案子对于一位老警官来说并不是件难事。对了，如果实在有困难，你可以与我用电话进行联系。将案情的发展和调查情况告诉我，如果空闲的话我可以帮助你分析一下这个案子。或者你也可以让伟雄帮忙。”万宇智示意了一下身边的柯伟雄。“放心，鲍伯伯，我一定尽力

效劳。”柯伟雄自信地说……

应付完蜜蜂般涌来的媒体记者，伊剑阳感到非常疲倦。身为在天府市资产过亿且名望极高的富豪，自己爱子的死自然成了报刊媒体争相炒作的焦点新闻，为此他对那些新闻记者非常地反感。爱子之死令伊剑阳伤心之极，此时，他坐在伊东的遗像前，闭上了他的双眼，在他的眼缝间留下晶莹的泪花。那样子，仿佛是在默默地祈祷，又像是想把无限的痛苦往心海中沉淀。阳光透过窗户映在他花白的头发上，使坐在轮椅上的伊剑阳形态更为清晰。宛如一位慈祥的圣者，忠实的信徒。此时他的周围是那樣的清淨，他想让自己那颗饱受病痛折磨的心脏彻底地放松。

女仆玛莉端着一碗人参汤走到伊剑阳的身边，“主人，喝点吧。”他缓缓地摇了摇头。玛莉弯下身子，将那碗人参汤放在伊剑阳身边的桌上。她望着眼前自己伺候多年的主人，无奈地叹了口气，目光中流露着怜惜。伺候大富豪多年的她心里十分明白，心脏病已经折磨了伊剑阳先生相当长地一段时间了，心脏病很可能就是夺去

他生命的凶手。但伊剑阳从来没有把病魔折磨他时的痛苦暴露在自己的言表之中。在别人的眼里，他是个健壮而又精神矍铄的老人，谁都难以察觉他是个心脏病患者。然而在大富豪的内心，隐藏着的是身体与心理上的痛苦。玛莉转过身，无声地走开了。

一阵沉闷的敲门声传来……“伊先生在吗？”门外传来如铜钟般沉稳而有磁性的声音。“是的，请进吧。”玛莉用柔和的语调说道，“谢谢。”一阵稳重的脚步声由远及近……伊剑阳慢慢睁开他的眼睛，向门外望：一位身材魁梧，穿着警服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您好，伊先生。”队长鲍国维弯下身子郑重地与坐在轮椅上的伊剑阳握手。“你好，先生，请问你是……”伊剑阳用绅士般友善的口吻询问。“我是天府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的队长，鲍国维。”“认识你我感到无上的荣幸，鲍警官。”大富豪彬彬有礼地点了点头。玛莉端来了一杯茶。鲍国维点头接过，将茶放在旁边的桌上。然后，他坐在伊剑阳身边，“对令郎的死，我深感痛惜，希望您别过于伤心，以免伤着身体。”鲍国维带着关怀的语调，神情真诚恳切地说